

縮刻唐石經春秋左氏傳

八

936  
24







# 春秋經傳集解昭三第廿二

杜氏註而盡十二年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葬陳哀公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信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



春秋卷十二  
千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秋大蒐于紅白根牟，至于高衛，革車千乘。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

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素克殺馬毀玉以葬楚  
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  
逃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諂侍飲酒於  
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  
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  
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  
對曰陳顙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

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  
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  
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  
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  
將在齊其兆旣存矣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  
災秋仲孫矍如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



陳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  
未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  
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周甘  
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  
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  
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  
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  
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禱杙于四裔以禦  
螭魅故允姓之姁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  
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  
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  
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  
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  
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



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櫜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

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



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  
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  
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孟僖子如齊  
殷聘禮也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  
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  
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藥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

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  
婁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  
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  
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  
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  
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齊惠藥高氏皆耆酒信內  
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



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  
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  
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  
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  
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  
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  
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  
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鉅率吉請

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  
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  
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  
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  
愈義利之本也蒞利生孽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  
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  
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  
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反子城子公公孫



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

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旣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



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

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祊，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



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  
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景王問  
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  
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  
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  
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  
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  
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  
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  
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  
斃之何故不克然盱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  
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  
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



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斲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禋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僖子使助蘧氏之

邁反自禋祥，宿於蘧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



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  
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  
有禮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  
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  
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關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  
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  
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九月葬齊歸公  
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

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  
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  
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  
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  
國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  
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十  
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  
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



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

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



春秋卷十二  
十一  
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  
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  
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  
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夏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  
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  
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齊侯衛侯鄭伯如  
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郟之役莒人懇

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  
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  
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  
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  
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  
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  
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  
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



勸令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僂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六月，葬鄭簡公。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

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鮒。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



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  
 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  
 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  
 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  
 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  
 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  
 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  
 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

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



之比



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

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  
 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  
 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  
 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  
 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  
 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



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  
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  
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  
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  
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楚子狩于州來  
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蹠尹午陵尹喜帥  
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

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  
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  
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  
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  
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  
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  
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  
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



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  
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  
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  
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  
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  
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  
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

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  
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  
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  
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悖悖式昭德  
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



之心王損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  
 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  
 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虞因肥  
 之役也

春秋卷第廿二

王出野謂其少則曰天不泯晉也晉有車轍其德也  
 王出野謂其少則曰天不泯晉也晉有車轍其德也  
 王出野謂其少則曰天不泯晉也晉有車轍其德也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廿三

杜氏

盡十七年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  
 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  
 子比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  
 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

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犢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



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

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萊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



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  
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  
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  
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  
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  
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泓  
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  
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

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  
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  
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  
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馭曰王  
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  
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  
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  
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



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  
訾教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  
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  
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  
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  
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欒櫟  
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  
欒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欒櫟降服

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  
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  
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  
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  
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  
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  
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  
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



辟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  
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  
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  
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  
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  
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  
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

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  
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  
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  
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  
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  
民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  
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  
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



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  
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  
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  
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  
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  
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  
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  
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  
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  
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  
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  
不逆何以異國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  
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  
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



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  
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  
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  
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  
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  
羹美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  
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  
受羹美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  
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  
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  
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  
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  
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  
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



春秋卷十三  
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

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訐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  
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  
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  
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  
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  
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  
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

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  
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  
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  
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  
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  
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  
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  
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



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

獲而歸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



在楚也子姑待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

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



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  
意恢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  
禮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癆  
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  
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  
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  
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

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  
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  
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  
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  
之兵於宋丘且撫其民分負振窮長孤幼養老疾  
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  
新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  
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



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郟以無忘舊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

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



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  
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  
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  
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  
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  
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  
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奔

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  
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  
泣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卒  
事禮也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  
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  
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



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

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



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

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鉅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



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

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



也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郟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乎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

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



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

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



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

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僞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蓋賦野有蔓草。宣子



春秋卷十三  
十一  
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

觀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拊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



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郟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

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郟子



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

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猶信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



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  
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  
帥師獻俘于文宮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  
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  
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  
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

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  
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暉之虛也  
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  
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  
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



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  
改卜今日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  
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  
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  
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  
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  
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  
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

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春秋卷第廿三



春秋經傳集解昭五第廿四

杜氏

盡廿二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郟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  
 白羽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  
 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



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  
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  
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  
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  
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  
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  
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

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  
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  
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  
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卅人遷其柩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  
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  
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于  
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商成公做司宮出舊



卷之十四  
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  
燠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  
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  
鄙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  
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  
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六月邠人藉稻邠人襲  
邠邠人將閉門邠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  
以歸邠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邠邠莊公反邠夫

人而舍其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  
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  
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  
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  
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  
其亡乎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  
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  
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



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  
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  
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  
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  
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  
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  
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  
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

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  
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  
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  
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  
敢有二心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  
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  
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  
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萊在楚國



春秋卷十四  
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  
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  
於析實白羽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

悼公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  
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

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  
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  
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  
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鄖夫人  
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  
三月取之乃盡歸鄖俘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  
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  
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邾人鄖人徐人會宋公



乙亥同盟于蟲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  
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  
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  
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  
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  
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  
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  
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而登登者

六十人緹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  
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是歲也鄭駟偃卒  
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  
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  
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  
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  
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  
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



春秋卷十四  
六  
一二父兄懼墜宗主私族於謀而主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

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澗國人請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



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經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秋。盜殺衛侯之兄絜。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傳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

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



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負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

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負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



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郵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

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



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烏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烏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

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擷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



春秋卷十四  
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  
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  
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  
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  
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  
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  
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  
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

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  
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  
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  
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  
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郟甲出奔鄭其徒與  
華氏戰于鬼閭敗子城子城逼晉華亥與其妻必  
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逼  
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



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  
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  
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  
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  
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  
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掣  
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  
免公子既入華掣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

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  
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  
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  
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  
祝固史噉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  
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  
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



春秋卷十四  
十一  
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  
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  
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  
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  
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  
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  
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  
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

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  
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  
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  
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  
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  
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  
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  
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



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妄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

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湍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



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  
平鬻馘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  
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  
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  
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  
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  
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  
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

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  
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  
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  
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  
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  
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  
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



寬鄭國多盜取人於翟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  
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翟苻之盜盡殺之盜  
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  
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  
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  
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  
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

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也

經廿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  
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  
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  
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廿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  
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



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樛則不容，心是以成。咸實生疾，今鍾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夏，晉士鞅

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宋華費遂生華，臯華多僚，華登臯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臯相惡，乃譖諸公曰：「臯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



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  
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  
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  
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  
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評之宜僚盡以  
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  
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  
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

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  
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恠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  
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秋  
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  
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  
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  
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  
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



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負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

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偃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鶩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爲右干犢御呂封人華豹張白爲右相遇城還



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白。抽及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犢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緇曰。吾爲欒氏矣。緇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緇以車

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鴟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遂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



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  
廢置在君蔡無他矣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  
鮮虞故辭公

經廿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  
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  
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  
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廿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  
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  
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  
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楚遠越使告于宋  
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  
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  
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



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弊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戎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

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



卒無子。單子立劉蚩。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

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疇。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駸，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



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于  
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  
平宮辛卯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  
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  
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  
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  
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師  
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

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  
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  
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  
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  
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春秋卷第廿四







